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范光謙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十四

明　楊士竒等　撰

治道

宋仁宗時通判涇州尹源作唐說及叙兵十篇上之其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為輕

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悦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絶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

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内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

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至治安以及後世視太宗由兹而興雖其聖不及而任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下或不能辨其奸下惑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而臣衆大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奸之臣則世有之大聖在上

則姦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茍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姦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雖未至於失道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奸於是有禄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朱泚之變以至于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即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豈不有失道乎于時天下非無賢由君不能

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失道之主其興其亡皆自取之此係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係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為臣之為也其叙兵曰唐杜牧當會昌中河朔用兵嘗為文數篇上論歷代軍事利害繼以本朝制兵用將之得失下參以當時事機牧儒者位不顯其術未嘗試然識者謂牧知兵雖古名將不能過今觀牧所著大要究極當世之務不專狃古法使時君可行而易為功此其善也

今兵之利鈍所以與唐世異者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討淮西青冀滄德澤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軍不過為聲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今則不然國家患前世藩鎮之強凡天下所募驍勇一萃於京師雖濵塞諸郡大者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愚謂此可以施於無事時鎮中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

也何則兵主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夫外兵所習尚皆疆埸戰鬬勞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於將故勇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內兵居京都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嘗服甲冑荷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若唐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彊故有驕將罕聞有驕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至於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

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為而不為者也然則為今之計當如何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戰敵以內兵為聲勢重邊將之任使專一軍之事而不得連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亡後害也

文彥博進無為而治論曰臣頃因奏事親聞德音謂古稱無為而治者必當先有為而致無為臣雖即時仰對曰虞舜垂衣而治者亦皆先有為而後無為誠如聖意

臣退而伏思曰陛下有堯舜求治之心而臣愚無臯夔致君之術夙夜慚懼啓處不遑又以奏對之際蹇訥未周謹尋前典所述虞舜之德著於簡牘仰塵鑒觀庶幾愚忠上裨聖政仲尼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先儒之解以謂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考於虞書則舜之始也流共工於幽州以其心很貌恭足以惑世也放驩兜於崇山以其掩義隱賊黨於共工也竄三苗於三危以其貪冒食貨崇侈不才也

殛鯀於羽山以其頑嚚傲狠治水無功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兹所謂去邪不疑而罰當其罪也於是詢四岳以謀政治闢四門以求衆賢明四目達四聰以廣視聽於天下命禹作司空以平水土棄為后稷以播百穀契作司徒以敷五教皐陶作士以典五刑垂作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以典三禮夔典樂以教胄子龍作納言出納朕命惟允既命以官因戒勅之曰各恭其職乃能立天下之功然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玆所謂任賢勿貳而官得其人也夫明四目達四聰去四凶命庶官其勤至矣得不謂之先有為乎及夫庶績熙天下服垂衣裳正南面而已得不謂之後無為乎臣究觀經史之載舜之至德也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十六相謂八元八凱稷契臯夔之倫去四凶則朝廷無姦邪之黨舉十六相則左右皆賢哲之輔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后世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而逸於致治勞於求賢則先有為也逸於致治則

後無為也恭以陛下紹祖宗之丕基行堯舜之至化黜邪逺佞去四凶之志也求賢審官舉十六相之意也然而一日萬務尚勞宵旰玆乃臣愚不稱職之効也臣以為方今之務正在謹守祖宗之成法使爵賞刑罰不失其當耳爵賞當則姦邪無功者不敢僥倖而希進刑罰當則貴近有罪者不敢請求而茍免紀綱正而朝廷尊號令行而天下服如此則陛下高拱穆清之中無為而與虞舜比隆而下視三代之盛矣

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包拯上疏曰臣非材備位諫職思所以為補報者惟言責而已然言不激切則不足開宸慮而補聖政謹條上七事皆當今之要務詞理鄙直惟
陛下留神省察

一事臣伏以陛下天縱寛仁海納謀議是者取而施用非者存而掩覆羣下見聖度閎博不以是非皆能容受故姦邪敢肆矯妄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使人無由自辨而黙受排斥之禍致陛下明

有所蔽疑貳忠良率以此也夫忠良見疑則忠義之臣欲竭節盡忠補報陛下者皆懼讒畏禍不敢挺然當國家之事矣由是陰姦得計滋長敝病不惟有虧聖德致害時政一旦緩急之才賢以使陛下持大任將誰付之臣願陛下聽納羣下謀議之際留神深察如有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於人者請付有司責其明辨使真偽不雜是非較然則忠邪自分天下庶幾於理矣

二事臣伏聞近歲以來多有指名臣下為朋黨者其間奮不顧身孜孜於國奬善嫉惡激濁揚清之人尤被奸巧誣罔例見排斥故進一賢士必曰朋黨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黨相嫉遂使正人結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勸戒此最為國之大患也夫聖明在上未嘗聞有朋黨朋黨之來大抵起於衰闇故漢之黨錮始安帝而極於桓靈唐之朋黨由穆宗而甚於文武是皆衰闇之際以陛下

用心圖治功同堯舜詎可如漢唐衰闇之際而致有朋黨乎斯乃臣下務相傾軋自快其志加諸人不顧破壞陛下事業者也在昔劉向進諫於漢元帝曰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又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臣謂劉向之言垂千餘年談者以為至當臣誠學向者也不忍以熙洽之朝

有朋黨之說虧損至德蔽塞大明臣實痛傷不能
已也臣願陛下端慮以臨下推誠以格物循名以
核其實因迹以照其心使忠者邪者情僞畢見勿
以朋黨為意則君子小人區以别矣
三事臣伏聞頃歲大臣顓政頗惡才能之士有所開
建則譏其近名或云沽激欲求進達遂使才能之
士莫敢自效縱能不顧忌諱指陳事理固亦困於
沮撓無得而施用矣且名者聖賢之所貴也孔子

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烈士徇名人不顧名何以趨善聖人所以貴也夫羣下雖衆然士有志於國家之急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圖報於上又困於近名之說是則志士仁人終無以奬進矣豈陛下之心哉此誠頃歲大臣之罪也臣願陛下但顧其所否臧而亟行之勿以近名沽激求進為念則人得以盡其心矣

四事臣聞議者云陛下頗主先入之說臣以陛下通

照於事務得情偽理必無之萬一或有臣止可過慮而議不可聞之而不言也臣謂帝王行事但顧理道之如何爾固不計於先入後陳也必若主先入者以為是耶則姦罔之人逞其敏捷或巧中人或陰圖事惟恐居其後矣得不惑亂於耳目哉臣願陛下采納羣議之際但顧其事之是非裁之以當則先入之患息矣

五事臣伏見近日以來科禁多有疑下之意如舉御

史須薦二員上自點定仍有在京與外任之拘及見任二府曾舉奏之人亦不詳論至於中書樞密院止許旬假見客及不許百官廵廳臺諫官不得私謁并與刑法官接見雪罪叙勞之人等事皆非帝王推誠盡下之美致也以陛下至德難名待物無間方將擬迹堯舜固非漢武雄猜多忌之比也斯葢不識大體之臣過防謬論上誤陛下臣恐書之史冊取譏萬古願陛下速革近制推大信於羣

下以景祐初年之政為法則盡美矣

六事臣伏見近歲以來灾異備至天象謫見地理傾震蟲蝗為孽水旱作沴連綿三數年未已而河北最甚其次利州京東西兩浙河東路循環皆備大患矣以陛下焦勞求理恐一物失其所持此寅畏寧不感召和氣格上天之福祿乎然而致如此者蓋大臣不能同寅協恭知無不為切救時弊而陛下志慮亦或有疑沮未能委任忠賢以成垂拱之

美也方今諸路饑饉萬姓流離府庫空虚財力匱乏官有數倍之濫廪無二年之蓄兵卒驕惰敵國盛強即不幸繼以凶年加之小寇則何人可以倚仗而枝梧哉臣所以夙夜怵惕思進若言兾開悟陛下而不能已已也臣願陛下切留宸慮容以事詔令之執政誰能盡心敢救天下之弊敢當天下之責者果得其人願陛下主張而委任之其陰拱循默持禄取容妬嫉賢能以一己為計者宜速罷

免毋俾久塞要路則化危為安變艱為易如反掌矣陛下固不可失此時而不為倘失此時而不為禍變一發則雖欲為而不可為矣惟陛下深存念之

七事臣伏見近歲以來多有竄逐之臣或以無辜或因小禍或為陰邪排陷或由權要憎嫉吹毛求其疵點洗垢出其瘢痕罪罟是繁刑網大密甚傷清議大鬱輿情昔匹夫含怨三年亢陽匹婦懷憤六

月飛霜近歲竄逐之人詎止匹夫匹婦之倫也得不逆和氣召災沴乎陛下固宜矜體而深惟之傳曰使功不如使過蓋負責之人自分廢絶不能振起一旦為明主棄瑕錄用則其自奮圖報倍萬常人願陛下詔近歲竄逐之臣有才行効實而本無過累洎坐累獲罪之輕者或加牽復或加寵擢如此則聖造洪覆同天之仁使排陷憎嫉之風不復為矣

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蘇紳陳便宜八事一曰重爵賞先王爵以褒德祿以賞功名以定流品位以居才實未有無德而據高爵無功而食厚祿非其人而受美名非其才而在顯位者不妄與人官非惜寵也蓋官非其人則不肖者逞不妄賞人非愛財也蓋賞非其人則徼幸者衆非特如此而已則又敗國傷政納侮詒患上干天氣下戾人心災異既興妖孽乃見故漢世五侯同日封天氣赤黃及丁傅封而其變亦然楊宣以為爵土

過制傷亂士氣之祥也二曰慎選擇今內外之臣序年遷改以為官濫而復有論述微效援此希進者朝臣則有升監司使臣則有授横行不問人材物望可與不可並甄錄之不三數年坐致清顯如此不止則異日必以將相為賞矣三曰明薦舉今有位多援親舊或迫於權貴甚非薦賢助國為官擇人之道若要官闕人宜如祖宗故事取班簿親擇五品以上清望官各令舉一二人述其才能德業陛下與執政大臣參驗而擢之試而有

効則先賞舉者否則黜責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勸又選人條約太嚴舊制三人保者得遷京官今則五人舊轉運使提點刑獄率當三人今止當一人舊大兩省官歲舉五人今才舉三人升朝官舉三人今則舉一人舊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皆得奏舉今則須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驅馳下僚未免有賢愚同滯之歎也四曰異章服朝班中執技之人與丞郎清望同佩金魚内侍班行與學士同服金帶豈朝廷待賢才加禮遇之意宜加裁

定使朵章有別則人品定而朝儀正矣五曰適才宜古者自黄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内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閒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為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以分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其職任豈輕也哉宜擇主判官付之以事權責成其選事若以為格例之設久不可遽更或有異才高行許別論

奏如寇準判銓薦選人錢若水等三人並遷朝官為直館其非才亦許奏殿如唐盧從愿為吏部非才實者並令罷選十不取一是也六曰擇將帥漢制邊防有警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唐室文臣自員外郎中以上為刺史團練防禦觀察節度等使皆是養將帥之道豈嘗限以文武比年設武舉所得人不過授以三班官使之監臨欲圖其建功立事何可得也臣僚舉換右職者必人才弓馬兼書筭策畧亦責之太備宜使有才武者居統領

之任有謀畫者任邊防之寄士若素養之不慮不為用也七曰辨忠邪夫忠賢之嫉奸邪謂之去惡惡不去則害政而傷國姦邪陷忠良謂之蔽明明不蔽則無以稔其慝而肆其毒矣忠邪之端惟人主深辨之自古稱帝之聖者莫若唐堯然而四凶在朝圮毀善類好賢之甚者莫若漢文然而絳灌在列不容賢臣願監此而不使毀譽之說得行愛憎之徒逞志則忠賢進而邪慝消矣八曰修預備國家承平天下無事將八十載民食宜足

而不足國用宜豐而未豐甚可怪也往者明道初蟲螟水旱幾徧天下始之以饑饉繼之以疾疫民之轉流死亡不可勝數幸而比年稍稔流亡稍復而在位未嘗留意於備預之道莫若安民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為擇守宰明教化欲民之利則為之去兼幷禁游末恤其疾苦寬其徭役則民安而利矣欲國之富則必崇節儉敦質素黜浮費欲食之足則省官吏之冗去兵糧之蠹絶奢靡之獘塞刀偽之原則國食足矣民足於

下國富於上雖有災沴不足憂也書奏帝嘉納之

英宗即位初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上奏曰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陛下以明德令望龍飛受命四海之内延頸傾耳渴聞聖政自踐祚以來於今五月而陛下深執謙遜端拱淵默百司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為鬱邑鄉者猶謂聖躬未安今御殿聽政已遵舊式出入起居皆復常度而獨於萬幾未加裁決臣竊惑之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臣

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羣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却之使四方翕然瞻仰聖德億兆羣生不勝幸甚

光又上皇太后疏曰羣生無福大行皇帝奄弃天下皇帝繼統哀毁成疾未能親政恭請殿下同决庶務臣愚伏計殿下念宗廟社稷之重為四海黎元之計不得已而臨之非中心所欲也若皇帝聖體不日康寧殿下必推而不居若藥石未效則殿下方且總覽萬幾未暇自

安故凡舉措動靜不可不戒愼留心焉方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小大戰戰憂慮百端若非君臣同心内外協力夙夜勤勞以徇國家之急則禍難之生豈可勝諱哉夫安危之本在於任人治亂之機在於賞罰二者不可不察也若中外百官各得其人賢能者進不肖者退忠直者親讒佞者疎則天下何得不安任職之臣多非其人賢能者退不肖者進忠直者疎讒佞者親則天下何得不危賞不因喜罰不因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

則天下何得不治喜則濫賞怒則妄罰賞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則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它在於人主方寸之地而已矣凡御下之道恩過則驕驕則不可不戢之以威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成萬物者也夫恩者欲物之親己也有時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己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矣爵祿賞賜妄加

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我獨不得何哉是出一恩而召羣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既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廹思亂為其上者乃更畏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如是則為人上者豈不至難哉盖善為人上者不然恩必施於有功而罰必加於有罪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妬者何也衆人之所與也罰雖至重

而人無所怨者何也衆人之所惡也大行皇帝天性至仁羣臣之功或未足言而賞之以厚罪或不可容而罰之至輕善則善矣而小人不識大恩者或幾乎驕慢矣臣竊意殿下今兹繼而為政必將糾之以嚴糾之以嚴誠是也然天下之人涵濡大行皇帝聖澤日久一旦暴加繩檢恐駭而離心伏願殿下徐以義理教之戒之有不聽從而尤無良者然後加刑罰焉則誰敢不肅此善之善者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獻明肅皇太后

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奸鎮撫中外於趙氏實為有功但以自奉之禮或崇重太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汚官職左右讒諂之人或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謗於天下也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盛德臣以為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殿下當信之用之與共謀天下之事鄙猥

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勲者殿下當疎之遠之不可寵以祿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況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是故政者正也為政之道莫若至公臣願殿下熟察羣臣之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廝役憎如仇讎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棄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羣臣之中職事不修則廢之有

罪則刑之雖貴為公卿親為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寛假如此則人誰不懼矣夫為善者勸為惡者懼百官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泰山而坐平原也尚何憂哉然後俟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宫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絶前古光暎後來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臣備員侍從之臣以諫諍為職不勝區區之誠妄冒以聞伏惟殿下置之几席少加聽察

治平元年光知諫院又上奏曰臣聞舜與臯陶賡歌相戒以明良為美以叢脞為非蓋以王者奄有四海君臨億兆若事無巨細皆以身親之則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非不欲兼之勢不可也是以明主總其大體執其樞要精選賢能任以百職有功者賞有罪者誅故處躬不勞而收功甚大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自親政以來勵精求治孳孳不倦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雖大禹

之勤勞文王之懿恭無以過此然而政有本末事有細大舉其綱則百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臣願陛下先其本後其末急其大緩其細擇人而任之此政之本也賞善而罰惡此事之大也陛下當先察羣臣之邪正與其材能之所堪然後思天下有某事不治者當使某人治之其公忠勤恪功效顯著者勸之以厚賞姦回惰慢無功敗事者威之以嚴刑如是則萬事無不舉兆民無不安陛下可以高拱無為而名配堯舜矣至於簿書之煩

碎文法之微密錢穀之出納體例之有無此乃羣臣百吏之所守非陛下所當留意也陛下知捨彼而取此則臣恐徒有大禹之勤勞而不獲其功文王之懿恭而不見其治也臣以獻替為職遇陛下勤政之初虛心求諫此乃千載一時誠不敢以細末之事煩汙聰明伏望陛下深思此道乃自古及今致治之大本勿以為迂闊陳熟之言而忽之則天下幸甚

光又上疏曰臣伏覩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

慈旨獨斷萬幾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陛下雖踐阼期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式小事非天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鄉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韜藴聰明未敢施設令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唯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

國舉措云為不可不謹昔楊朱見岐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即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岐塗也臣故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絶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為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

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鄉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宫之間刺探動静拾掇語言外如效忠内實求媚以相間鬬者臣願陛下逆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

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為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於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禀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欣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私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

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宫邸入纂皇極爰自潜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禄者天下之爵禄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

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遝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茍有才德髙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懐姦犯禁為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

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宫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適目前不為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失實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亹亹文王令聞不

已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洋溢近者傳
誦遠者褒歎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
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
御史知雜事龔鼎臣上慈聖皇后奏曰臣伏以先帝以
萬世根本之計擇主上立為子實殿下相之自宫車晏
駕殿下銜哀隱苦定策於須臾立主上為天子主上纏
憂遇疾大臣無所取決請殿下共聽庶政從容輔養數
月自中都至於夷夏奠枕如昔者皆所賜也今主上聖

躬既豫車駕兩立宜於此時詔罷兩府簾前奏事以終始天地之功則太姒太任之事何足道哉

鼎臣又上奏曰臣聞之於傳曰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己臣今進說于殿下者其幾是與然臣備位外庭才微身賤俟見信而後言蓋無期矣此臣所以犯賢哲之誡冒謗讟之嫌惓惓而不能自已者也惟殿下留神裁察臣於正月十九日嘗奏疏乞還政事訖未蒙施行臣之所言固朝廷之大議殿下之深益夫何末之思也今物議

喧然疑有讒間交進故兩宫之情似有未甚通者夫以天下與人猶或疑之則何以信於人哉審如是臣竊以為過矣且一飯之恩匹夫未之敢忘況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天下者乎臣謂殿下今日黜遠讒間使不得前則慈孝之聲明日並隆於天下矣至於忠讒之辨古今以為難臣獨謂之不然何則從容和解掩所不及欲殿下母子安康者忠言也揭一為十似是而非使殿下心志熒惑者讒也此豈可謂之難辨哉臣前

疏謂殿下積行累功於數十年間一旦定策援長君以安宗廟乃復猶豫不斷將損盛德者非茍云也顧察之未熟爾今天象差忒旱虐為變臣恐元元艱食盜賊浸起四方寧謐或不可常朝廷能中外一心思消彌之術為制御之策則庶幾其憂不大惟人事動于下則天譴形于上殿下當斷之於心復辟于皇帝則朝廷之事體正事體正則天下之疑憂解疑憂解則和氣應和氣應則緯象之忒旱虐之變可消而制馭之策可為殿下退

就安榮挹萬世無窮之福不知念此而玩信諛詞忘忽
至計懷萬萬必無可慮之疑豈不累睿哲先見之明乎
今皇帝康復已久仁宗祥練踰四十日億兆延頸以聽
明詔事若早定可視於今古議不時決且貽誚於當世
殿下顧利害如何哉況事不出於遺制非殿下之本意
竊為殿下惜之臣恐縉紳之士章疏交上言涉譏詆而
後圖之美名大業虧缺已多實不知先事之善也殿下
勿以臣言輕所陳者肺腑之素緼勿謂臣職卑所持者

人臣之公論惟殿下取臣兩章極精而慮之則臣之言
不為謗讟而可以取信矣此疏不敢露於人謹於外題
狀奏以聞
趙瞻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
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公心揆之以天下之
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弊陛下其思焉
刑賞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
相賴其用宜責其効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

諸宦官邉議宜付諸宿將盖權不可矯而為也以從天下之望耳英宗稱善

知制誥鄭獬上奏曰伏見陛下初即位四方傳聞以謂陛下聰明英斷同符太祖也有志之士莫不投袂歎息傾望陛下之風采然自授政以來號令所發蹈常習故不聞赫然有以鼓動天下者始以聖躬微疾猶足以為辭王膳既復尚恭默而不言者實未知所諭將以陰拱自晦徐觀天下之動而后出而制之耶則於此殆將周

歲萬機之變槩可見矣將以慕商宗之節思得聖人而后用以為政耶傳說何可數有哉果無之則遂一世而不言耶將以左右牽制動有畏憚而不敢明為之耶則二府大臣與禁庭侍從皆足以寄腹心又何疑而不與之謀耶是三者皆非所以為術也非帝王南面聽斷之大權也先皇帝時純用仁德以涵育萬物及其久也盖有偏而不舉者矣夫仁主愛義主斷猶春之為生而秋之為殺也生而不殺則萬物潰爛而不成其如歲功何

陛下承先皇之仁愛宜用義斷以整齊天下所謂義斷者主柄也今夫唯唯而不斷可否決於輔臣則主柄屈而不尊如輔臣朴忠不敢亂大法而為陛下奉行條例止可閲日月而已一旦有跪䠞誰可横身為陛下當大事者乎萬一奸人朋比參廁於其間則天下之大勢去矣陛下䀹今日為治耶亂耶必以為亂則邉兵不試境内無䟦扈强臣孰謂之亂必以為治則威令寖削大綱解而不緝孰謂之治是治與亂正在陛下留意之秋也

右顧則為治左視則為亂蓋陛下一舉首而天下治亂之勢分矣陛下何不日求賢者與之圖議令所與共大政者不過七八輔臣則所聞所見盡於此而已矣烏能窮天下之聰明哉古者謀及卿士清問下民詢于芻蕘於是羣言集而治道成乃欲以七八輔臣之言而望大治豈不為闊略哉臣願陛下特詔天下許盡所言有可采者與之召對至於臣下進見少賜數刻之景訪以得失虛意以來之精察以審之明斷以行之庶幾天下之

勢將亂而復治矣如其優游泯默曰復一日有志之士解體而去士望去則民從而去陛下尚欲恃四海之衆而保萬世之安乎臣實不勝愚者之慮

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埸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

同知諫院呂誨上慈聖皇后奏曰臣恭以殿下保佑聖

子積三十年輔翊邦政又逾期月寰區泰定廟社安固

慈恩至矣功德大矣然而成全聖德是惟艱哉以萬機

浩繁殿下勞心焦思曾未少休非所以燕怡福壽之本

也況皇帝躬親治事勤勵如此在於聖慮可以慰安臣

愚以謂東殿簾帷宜五七日一御諮詢大臣無俾曠事

庶少均暇逸於翊政之道亦無所損當在沈機奮於獨

斷豫宣教命誕告明庭外形謙遜之宜中遂優游之樂

上順天道下猒羣情享是全美豈不休哉仰祈聰悟天

下幸甚

誨又上奏慈聖皇后曰臣伏覩殿下近降手書以皇帝既安堅罷同政聖子恭孝遂成母志雖前世有還明辟之事亦未聞期月而成輔翊之功廼形謙遜之旨休聲茂實當垂光於萬世矣然閭外議以符寶未歸於上前臣有以知非殿下之意焉何則國政猶不欲其久而復眷留符寶哉萬一所司行遣之間稍有稽緩涉此議論甚非有益於聖躬亦恐前降書旨或未孚於中外則有

累全德始終之際不可不謹爾臣所以瀝懇而言萬死無避唯祈監照天下幸甚

三司使蔡襄上國論要目十二事曰明禮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寡罪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漢魏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缺至于亡隋盡矣唐興四方治定欲有所為制作雖具朝廷之禮時亦修舉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遑暇專以刑治之宋興百五十餘年太祖太

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與契丹結好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罔不修舉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尚專用法法者網羅過咎而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之冠昏喪葬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婚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葬之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月日則類古矣臣請集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遠罪省刑之一途也曰擇官聖人能無為而治天下天下

之事至衆也何以無為而能治之百官無不為也百官修職則萬務舉矣何以致百官之職畢舉在擇官也擇官在於取士今之取士所謂制科者博學強記者也進士者能詩賦有文詞者也明經者誦經文而對題義者也是三者得善官至宰輔皆由此也資蔭以恩不問能否下至軍職以戰功流外吏胥以嵗月三班所入鞭朴刑戮之人無所不至取士之法淆雜至此一旦使之入官小者治一務大者治兵民欲其各得其理猶驅車而

水行也然行之已乆不可畢革當漸節所取之路又於歷任察其材能稍旌奬之庶幾可勸其為人害者去之而已曰安民古之治世百姓各安其所士農工商各得其分量取其力以供公上上使之以時而民不倦是故百姓上以奉天子下以養父母蓄妻子其力有餘故安其所也不安作為故得其分也然而學者不原其本不考其實以謂民饑則哺之寒則衣之天下之衆雖堯舜不得濟也是有憂世之意而民愈不安也臣謂今之民

至無禁也太平日久民有智能者乘時趨利為農則兼幷為商則高下取天時人力之大者遂以富彊奢靡冒法出於王公之上此古所謂亂俗之民可誅者也而法莫之禁雖有禁者亦莫之信民相趨效不知紀極不貧不已此民妄為而不安其分者也天時水旱堯湯不能免之然而民有備故不害也今天下郡縣水旱爭發倉廩以濟之又曰振貸以假於民隨而倚閣經赦除放謂之恤民其意善矣其策疎矣古之治世役民不過三日

其不役者出三日之庸此百姓所以奉公上也今百姓有幸有不幸其居瀕河歲以丁役過重此不幸也天下生齒脫漏亦有不輸一錢以助官者至於水旱流移又出倉廩以濟之賦入有程散施無極國何得而不貧國既貧矣民又不安其所豈所謂安民哉臣故謂學者不原其本不考其實者以此必曰安民禁奸豪均民力使民各得其分而安其所是謂安民曰正陵慢貫誼之說曰人主之尊如堂人臣如陛陛高則堂高矣蓋人主之

於天下其勢漸高至於極尊民不可得而慢者由其羣臣等級之差漸而至也先皇帝仁愛如天包容萬物雖有觸冒譏斥者多亦矜恕至有侮慢朝廷自以為直臣以謂人主開受直言蓋盛德之事若肆譏斥而無人臣之禮此不可恕也天子可得而慢其下宰臣百官復可等級之差借如兩府大臣陛下所尊禮而優待之也日於漏舍或雪罪之人或求恩賞所求不得如意詆訐譏刺務以為能大臣雖與較是非也但隱忍容之以為常

事京師寮屬能侵長官天下州軍佐官能拒長吏皆以材名之風俗如此所謂下陵上者也又有甚於此者士大夫之有怨憎黨以相朋造作謗毁或為歌詩傳於都下或移書啓於言事之門陰幽暗昧被毁之人無由辨明甚者摇動公卿以希貨賂古之所謂清議公論豈如此耶此在可嫉者也陛下省留聖聽因事正之易如反掌曰辨邪佞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為難堯聖人也昌難於知人曰人之難知雖聖人必審謹也進説之臣萬端

人主以要道得之附隨人主之意而不論理道之是非此佞臣也附託權要之勢因事自媒其身此邪臣也多引前事之美專為高論不顧令世難行此迂闊之臣也多取衆人之譽捨違公道不為國家久計此奸詐之臣也其言忠其事實此鯁直之臣也無所附依進退自守此公直之臣也陛下進一忠直退一邪佞則天下莫不慕忠正而醜邪佞矣惟陛下博訪問則天下幸甚曰廉貪贓傳曰廉吏民之表令夫食祿而治官材與不材出

於天性不材者不可強之使材雖廢職可恕也至於憑恃官威因緣為姦求取賍賄以曲為直上負朝廷之用下為百姓之害是其心豈復所畏哉古之聖明之主所深患之也近年之俗以容貪贓為長者視其虐民害物若無有也何則凡贓吏皆狡惡之人雖欲發擿其過惡必須下獄然後置之於法既斷之後彼贓吏必須稱寃理雪朝廷必於近郡別令鞫勘當時一獄之人盡須追呼或經月時禁繫對詞百姓已不勝其苦矣若只依前

案彼贓吏者必又再雪朝廷又須別推劾一獄之人又須追攝如此百姓何以當贓吏之辨而受此苦毒例皆引虛自認或經赦宥纔得免脫是以百姓被害不死不休贓吏雪贓不盡不已監司之官以是莫敢輕發貪贓之吏自以為得意嗟乎百姓何罪惟陛下憐之貪吏何人惟陛下察之又有不敢贓求自為營利者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當時仕宦之人粗有節行者皆以營利為耻雖有逐錐刀之資者莫不避人而為之猶知耻

也今乃不然紆朱懷金專為商旅之業者有之興販禁物茶鹽香草之類動以舟車懋遷往來日取富足夫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歲時有豐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妻孥饑寒自非堅節之士莫不慕之貪人非獨不知羞恥而又自號才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為怪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風俗之壞是四維不舉伏惟陛下察貪贓者廢之清廉者奬之則廉恥興矣曰強兵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軍七十萬廂軍約五十萬積兵之多

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至秦漢無有也祖宗以來無有也真宗與北方通和以後近六十年河北禁軍至今十五萬陜西自元昊叛增兵最多至今十九萬天下諸路置兵不少臣約一歲總計天下之入不過緡錢六千餘萬而養兵之費總五千萬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一分給郊廟之奉國家之費國何得不窮民何得不困然今之兵不可㬥減固當有術以消之又當有術以精練之其說至多難以遽言陛下敕兩府大臣博求其弊

漸講其術以為長久之策今之為政此第一事曰富國
或曰何以富國令天下之廣四維萬里可謂大矣農田
商賈茶鹽酒稅銀銅金鐵之類莫不推之可謂察矣籠
天下之利至纖至悉宜乎府庫充牣不可勝計然後為
得令則每有支費常遣使諸路僅能自給者此何故耶
曰養兵一百二十萬自古無有也歲入日少而歲出益
多或曰何謂也曰兵日益多官日益冗財物有限而支
費無涯此所以貧也然則富國有術乎必先用意於兵

然後可言富國之術臣故曰令之為政強兵為第一事富國為第二事或曰為政止於此乎曰非也自此而始曰去冗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賔客之資公上之須復用幾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為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則族屬不得其安矣今治天下乃不如是宰相不知兵樞府不知財用三司使守藏也歲了一歲便為辦事不幸有邉境之急必取於民譬

之家計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實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故謂兵冗為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之太祖太宗朝任官者或有功勞或有譽望則拔任其人人莫不勸然以孤遠守常之人湮沈不遷者有之真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日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今為大獘也

祖宗時卿監郎中無數十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餘處合入知州軍凡幾何人局少員多每至差除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如此真宗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仁宗時但無過咎無不轉官冗如此豈有不思變更之術也哉去冗百端此二者最大願陛下熟思之漸求消冗之說曰原賞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生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地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

謂賞所謂酬奬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逃戶磨勘稅賦皆其職所當為也不修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為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為也天子斂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常事動則求賞天子豈與羣臣為市道哉至於茶鹽酒稅之局物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然此為政之獘也戰功必賞也捕賊之法必賞也功異於常者可賞也其餘無名酬奬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之

法也曰任材凡人之材各有所能不一等也一人之智兼治數局時有不能也有文詞之職有吏治之職有兵戎之職有財利之職夫有吏治之材使之臨兵戎之事則時有不能也有財利之術使之論朝廷之事則時有不能也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邉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葢僅有也故於文士觀其所長隨而用之使其所能則不能者止其術

莫善於還詞令之職還於文士講說之職還於文學典禮之職還於博士兵戎之職還於武士吏文之職還於法吏金穀之職還於財利臣所謂還者與其能者不以一人之智兼責之也若夫宰輔大臣必兼衆能文學之士皆其出身忠義之節皆其素立故不論也不明法律不可也不知軍旅之情不可也不知邊疆險易之數不可也不知金穀利病不可也不知禮典之舊不可也是故其人陛下知其難也得人則愛重之又於羣臣詢諮

而擇之臣故謂任材者明天子之事也曰正刑聖人可謂愛民矣可謂謹刑矣殺人者可殺矣疑或貸其生者州郡有一誤殺人者一獄所干官吏停廢竄逐無有貸者古先帝王謹刑不過是矣原其所因好生之德及於下也重刑誠審矣而刑之輕者罰及無罪天下之官皆得施杖笞於其部通判職官於州之吏民皆可笞朴由是觀之民無全膚可謂濫刑矣天下州縣有長吏京師百司有長官有罪之人可歸於長吏長官則不敢妄刑

也律有監臨主司不合行罰敕許執衣白直得施小杖
臣竊謂天下州縣官司京師百司唯執衣白直令依敕
科罰其餘公事各隨所屬長吏長官行之一歲計之可
減妄行千萬人矣臣願陛下明敕法官議之理當如何
若律敕可行則行之必重其罰則不敢違也
英宗時王安石為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
嘗上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為倚伏以治易亂則反
掌而可治以亂易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

信則亂故事歸於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
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
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污小臣貪則亂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十四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十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英宗時知諫院傅尭俞陳十事奏曰臣伏自念愚拙

亡狀久無云補不敢頻乞入對以煩天聽令有十事條

列于後

一竊見軍營摧倒極多材用人力猝未能辦集恐朝廷

以軍人暴露督役苛急令積潦方甚天氣漸寒伏
乞據材用人力以責功限但使無惰慢者足矣如
此免使就役之人更生咨怨且令營造頗得堅完

一竊聞僧慶輔内降指揮與鑒義雖未即施行俟有
闕與試緣斜封内降今古以為惡政不意陛下復
啓其端在先帝詔條慶輔合行勘責臣以其事小
不欲露章奏劾伏望今後如此等事一切寢罷

一竊見近日揩用多新進之士久在仕塗者豈皆是

非材令充滿外廷率未聞選擢此曹既無崇顯之望益自懈退伏望參用舊人以勵其力

一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今百司備具而每有興作營造必差他官領之故耗蠹益多而不中程度伏望一切委之有司苟不修舉則重行黜降

一伏見三代治道猶不免弊必隨宜而救之昔周人尚文文之弊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忠今風俗多浮文而少實事可謂弊極矣伏望進惇樸悃愊之

士抑浮華而救之

一竊見近日王宫官進用頗速臣以為選材以輔導皇子苟得其人宜頗持久庶相諳悉有所裨益今開王邸迺仕宦之捷徑耳惟陛下留意

一伏以以疎間親是謂不韙臣雖至愚荷陛下拔擢過寵不敢以以疎遠自外輙及陛下之親者然非敢有所間也今遭遇陛下者人多附而趨之其識分守道者必不肯輒為此態有附有不附則愛憎隨

而生矣其毁譽之言望陛下審察

一伏見先帝事無巨細必徇至公雖輔弼恩倖一有公議無偏主者故大臣與内臣無極盛之權所以多歷年所力省而無事不知體要者謂先帝崇奬言事者過當宜一切矯之臣以為果如是於陛下無益適足長輔弼恩倖之權耳恐陛下久遠費力而事多雖欲悔之無由也

一竊見士大夫以至吏民皆以陛下為不納忠諫陛

下以睿聖之資而得此聲於天下豈不惜哉臣觀
聖度閎深雖苦言訐直亦不加怒所少者未能擇
善而從之耳不能擇善而從雖日對十人且無益
於事臣恐朝廷之公議日尠陛下之聰明日塞此
事非細願深思之
一伏見近日陛下於皇太后禮意有加兩宫頗甚歡
睦雖禁庭邃密莫審端倪然其知者莫不慶抃臣
度陛下祇畏天誠進修子道此事宜不虚矣願陛

下日慎一日益盡孝誠天將報陛下以大福固不獨人情之悦喜也

右皆當今切務有益光明輒效知無不言不復更擇細大臣既不敢徒為高論又不敢飾為繁文言淺意深願陛下必賜收採

張方平上言曰陛下受天明命纂隆大統勵精圖治志在緝熈祖宗休烈虛懷訪逮思聞嘉言自輔臣近職沃心納說葢日有以啓迪天聰者矣臣以薄陋久叅侍從

昨因外徙暫留朝著居無職事不敢請對旒扆今被命守藩奉辭就路敢不少効狂斐微補大猷臣聞治國者知為政之所先則能成天下之務知當世之所急則能通天下之變方今政之所先莫先於簡人材時之所急莫急於足貨食簡人材當察其誠偽足貨食在屏斥其浮冗推是而言觸類而長之提綱而衆目張矣臣請略舉其槩堯舜禹臯陶益稷古今所謂聖君賢臣也書稱堯曰克明俊德平章百姓以協和萬邦言帝堯能明俊

德之士任用之以平和章明百官之政故得天下乂安至於舜禹臯陶益稷相與謨治道之要吁嗟相戒率以知人為本且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夫帝堯猶以知人為難可諒人之難知也若夫天下之廣萬機之煩故非一人之聰明精慮所能周舉亦在操其要而已矣今自二府輔臣侍從近列至於左右前後之人其材用淑慝不可不知也知其材用淑慝則陛下之腹心有所付然後庶務可以舉矣以陛下之明而察其言行考其能

効絫之羣論亦可以得其粗矣若復要其操守觀其履久而益審則盡其精者矣此所謂簡人材之大畧也方今中外庶務積習頽弛兵籍猥多而不精練吏員猥多而智効一官者少至于官省之事體宗室之禮分制度不立苟為因循國計不贍民生日匱此所謂斥游冗之大略也或曰持盈守成之道當循舊章玆所謂淺近之常談不知時務者也今日之政其弊豈可不救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況當陛下始初健粹天下

想望朝廷風采傾耳以聽惟新之令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發而中節斯謂之中事舉其中無過可矣若曰恬而無以為也何異大廈有風雨之患而不知葺病者有膚腠之爽而不知療良匠善醫豈應若是臣今所言所謂舉其槩者譬之文章為發題爾陛下以臣言稍合於理試舉此題以詢諸可顧問者必有能推廣利害詳為條對又以見臣下之器識庶於海嶽薄增塵露

神宗初即位知雜御史劉述上奏曰臣以不才蒙陛下擢居言責之地惟是朝廷之急務時政之得失天下之利病未能有所建明夙夜循省懼無以裨聖慮資盛德有孤陛下任使之意輒嘗思之得當今之所宜先者三數事謹具條列以聞惟陛下哀其愚衷恕其狂斐留神而財擇之天下幸甚臣聞帝王接物也以至誠為先權數不足任也歷觀六籍之指歸未有不本於至誠者至於天下國家之治亦在誠其意而已矣夫惟至誠為能

終始萬物爲能事神接人行之至者雖金石無情猶可以動之況其有知者乎是故人君以至誠接於下則臣下以至誠事其上易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是也迹之古人何嘗不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說者曰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於中此言文王以至誠接於下猶鳴鹿之相呼無非出於懇誠者也夫人君能以至誠接於下而臣下不務傾心畢力以報其上者未有也詩曰憂心悄悄僕夫況瘁此言臣下憂君之極至於

僕夫亦皆痒病其於報上也何如哉若夫任權數以臨人而不繇至誠則人亦將以不誠事之此非所以感人心之道也非徒不足以感人心而已則又將有輕朝廷之心何也夫任權數者舉事於此而用意在彼人將曰今之所以然者意不在是也蓋將有為焉耳殆非人主所以取重於天下之道也故夫權數者醇德之病中人用之已為非宜況人主之尊乎臣恐輔道之臣有以此術開陛下者陛下信而行之適足為累耳其於盛德未

見其補也臣又聞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羣言為用以堯之聖也知臣下之賢而不自用必俟羣臣僉舉然後裁有所試耳其於退不肖也亦然方鯀之圮族也堯知其不可用而四岳以為能堯於鯀不敢自斷於已而不用卒徇四岳之言以試之者何也堯之心以謂知其圮族者獨予一人而已而羣臣以為能者且衆而弗成之績又未暴於當世是以不敢斷於已而從衆也且人君自用不足以為世法堯舜之所用心後世之所宜行

者也而陋儒之論以為人君必操獨斷之權使威福一出於己臣下不得而與之然後人君之道尊嗚呼其亦不思甚矣夫萬機之叢脞臣庶之夥繁而欲以一人聰明斷之非前聞也夫所謂獨斷者謀之於衆而斷之以己耳非謂弗詢於下而獨出於上之謂也弗詢於下而獨出於上是為自用耳人君自用使事事能中其理猶後於古人又況未能盡然乎輔道之臣有持此說以誤陛下者陛下信而行之適足為累耳於盛德未見其補

也臣又聞人禀一元之氣而生所禀有厚薄故其質有美惡之别焉若辯與訥出於自然非美惡之所繫也是故其質美矣而其辭訥焉不害為君子其質惡矣而其辭辯焉不害為小人知人之術當觀其質性何如不當較其辯與訥也昔漢文帝登虎圈愛嗇夫代上林尉對禽獸簿甚悉詔拜嗇夫為上林令張釋之曰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

風而靡爭口辯而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措不可不審也於是文帝乃止不拜嗇夫當時文帝能忍己所愛以從直言天下莫不以為賢及武帝之季田千秋以一言取宰相封侯單于聞之曰漢置丞相非用賢也一妄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以中國天子之所為而動為夷狄輕笑可不重謹哉孔子曰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焉用佞夫言足以為世法者宜莫如孔子臣願陛下深信之而以漢之文武為鑒不貴嘵嘵切辯之人使中

外聞之不敢飾虛言以來應天下幸甚臣又聞王言惟作命命一出則天下風行而影從之不可不謹也書曰謹乃出令蓋出令不謹則其施之也不能無不安之理施之而不安則必更張之又不審則必至于再至于三為令而至于再三則天下安所從乎是故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咨之於衆決之於故老大臣然後行之是故渙然如汗而不可反也確然如金石而不可變也令夫令之出也下未及行而已追改之矣一有

使令也其人未及往而已易之矣不知左右之臣所與陛下計事者誰歟是何不審之甚也昔漢文時人有言季布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臣為不可者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令令行而數易臣恐天下之窺陛下有不止如漢文之時也臣願陛下務持重毋

易由言研慮於內咨謀於外計其可久而必行之天下幸甚臣又聞君揔其治臣分其職君主逸臣主勞勞逸之分要之臣主賢不賢耳是故臣主俱賢則君逸而臣勞主賢而臣不賢則主勞而臣逸臣伏見陛下躬攬萬幾動踰宵旰而未嘗休息彼之所謂輔弼之臣其間才力必有不堪其任者不然何致陛下勤勞之至此也今夫一邑之小丞尉之卑朝廷尚思擇其人而任之況天下之大兩府之重乎荀卿子曰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

次而舉不能不待項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此可謂得為政術也臣願陛下察其不堪任者而絀之舉賢才而屬之亦不可少緩矣何也方今法度日隳紀綱日益不振天下委靡日入於不治此正勤求有為之人使之有為當此時也不求有為之人使之有為而舉與夫不足與為之人共為之一旦至於亡可柰何然後按刑章以誅之亦無補於事矣竊譬之人有疾病也初在腠理不治已而傳至血脉藥石之功猶可以及之於斯時也又

忽而不治浸淫至于膏肓雖有倉扁亦無如之何古人有言曰為可為於可為之時今日之謂也臣竊觀陛下以英睿之資躬親庶政焦勞圖治日甚一日虛己以求讜言如恐不及間者嘗詔中外陳時政得失今者又詔廷臣以次轉對欲以聞朝廷之闕失措天下於安平其用心可謂至矣臣敢不悉心竭慮為陛下具陳為治本末之狀庶幾有補於萬分雖不能正之於將然之前尚冀有以救之於已然之後恭惟陛下首推至誠以御下

而不縣權數博詢衆智而不任獨斷不旌口給之人不出不審再三之令精求蹈道冨才忠力有為之人而委任之然後血脉之疾可除而藥石之功加於天下矣臣不勝惓惓之愚

監察御史裏行馬默以論歐陽修事通判懷州上疏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奸佞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凶年七曰崇儉素八曰久任使九曰擇守宰十曰禦邊患攬威權則天子勢重而大臣

安矣察奸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近正人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私而天下服矣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有積矣備凶年則大恩常施而禍亂不起矣崇儉素則自上化下而民樸素矣久任使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舉矣擇守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邊患則四遠畏服而中國彊矣

時詔求言文州曲水令宇文之邵上書曰陛下初即大位念萬世無彊之業詔求闕失開闢言路可謂誼主矣

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處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者常在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慎也昔成湯既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為念以天人為畏則小大之事不懈矣宋之有宋百有餘年陛下一日南面而享之固宜跡其所得之艱難夙夜慄慄以勤負荷永思太祖之武太宗之文真宗之畏天克己仁宗之寛大慈仁英宗之厲精

庶政立則見五聖於前行則見於側坐則見於堂食則見於杯杅之間詩曰天難諶斯言天不可不畏也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近者畿甸遠者河北京東蝗螟蔽野穀價踊貴重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為彫敝臣竊恐萑蒲之盜或貽宵旰之憂為今之計不過多鬻爵以濁入仕之流廣度僧以奪可耕之民終非計也願令被災之郡許富者舉息於下户官給以質驗待豐歲償其所貸逋者官為治之

其息不過一倍此有餘貲者樂為而瀕死之衆可救溝壑之命陛下又責躬引咎寛獄訟出宫女斥裒斂之吏黜苛虐之政罷無名之費省勦民之役凡所蠹政而召乖沴之氣者舉更革之如此則大異可塞王化可興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勵名節而以勢利離合器皿衣服窮於侈麗車馬宫室過於軌制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哉願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

禮節廉耻磨切臣下崇奬敦厚而都下亦少為之厲禁滌去佻薄之斃淫瀆敗教之具一加遏絶凡侍從輔弼宜慎簡修潔方嚴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議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墻而避之者臣諫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效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不税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為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

家直患不能塞之爾科防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號匿苦塊之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登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止也令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其可痛也陛下合稍補其獘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萬衆突至大順廟堂無

奇筭守邊無良將臣竊爲朝廷憂之慶歴間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三將淪没而功不成者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於敵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無慮二十萬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監軍衙頭一時俱發小則隨處寇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所與角戰者無幾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衆寡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今賊常以合兵擊我散

兵而我常以不敵之衆當其鋒此慶歷之失也今不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勢其能深入賀蘭收復十四州以為我有也乎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若詔諸道分勒所部將五符尺籍而規畫之若干以為守若干以為戰若干以為救兵必使與戰兵相近而駐於喉亢之地則可以應猝而不失機會也唃氏嘗為元昊所残南徙歷精亦宜厚其種族共為聲援以蠻

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文扶羌是也其俗
隨水草遷徙食肉衣毛無堅甲利刃臨陣擊刺之技不
及於他夷仰給我之泉茗繒帛與之通者亦特以其馬
也今陰平之民歲苦重役者勾馬戶也凡羌馬之來則
使之資給費公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
乘不足以戰也邊吏養羌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昌
之變塞上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羌與南路磨蓬羅多留
罨林諸寨之羌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出入而諸寨

之馬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其前而闢其後乎臣之縣所管萬戶而居民蕭然者其弊實在於羌也至和講解之後約不敢犯邉而去歲火我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邉者勢不得已也今又驕寵小羌而足其無厭之求乎臣愚以為不若杜塞衆路使不得入而絶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諸堡則邉民小安矣為政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厚

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往而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畆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為目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為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類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牽制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百里之邑不能興

利除害受制於縣令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按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按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令一伍之長一卒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為也令為民守令而其勢固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庶循良之吏有聞焉凡臣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忠不敢默默又為陛下極言之

臣聞疾未兆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處則諒闇服則端衰行則苴杖無紛華之事交戰於前誠能以此時遠念將來之失慎微杜漸克己復禮使其志一定則他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傅說之戒高宗曰不惟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遯于荒野極知小人之勞二臣猶或以此戒之況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為之

防哉願陛下聽政之間則命通經之士講明古訓究覯敗亡之主以自創艾盡孝兩宫咨謀故老則恐懼修省習而成性矣臣誠思憂過計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惲之心又已衰殺襲衮冕憑玉几目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娱意者畢奏於前非信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起居舍人韓維上言曰臣竊聞陛下以來日御便坐聽

政臣愚慮所及輒有三事以為慎始正本之助幸陛下
省察一者陛下新罹大憂方當以思親摧慕為意從權
聽政蓋是不得已者惟大事急務特賜裁決其餘且可
閣略故事始見羣臣及降坐入宮皆舉音號慟此高宗
諒陰不言之意也二者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人君所
當與共圖天下之務者也陛下即位之初尤宜推誠加
禮每事咨訪以盡其心至于博謀羣臣究極理道雖是
美德止可密裨聖慮及至決議論發號令必須經由二

府施行乃合政體周公戒伯禽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蓋謂此也三者百職事各有職分惟當責任使人盡其能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為失體孔子曰先有司是也三體既正矣若夫恭己倡率隨事裁決則一繫聖斷也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陛下加意慎重以副四海觀望臣不勝苦切涕泗之至

元豐八年維知陳州又上言曰臣伏被聖旨曲諭誨言退託不逮下詢愚賤以求輔助此誠古聖君哲后保邦

安民之先務也臣聞命之始且悲且喜輒不自揆每進瞽言少佐初政之萬一竊以為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勞則思息欝塞則思通陛下誠能以利民為本則人富矣以愛民為心則人樂矣役事之有妨農務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之無益治道者蠲之則欝塞通矣推此而廣之盡誠心而行之則聖子神孫觀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成

聖德賢士聞陛下之風不煩開諭而爭宣忠力矣何憂
軍民不忻戴社稷不安固乎臣世受國恩兄弟並列顯
近陛下雖不宣諭猶思裨補況親奉聖訓哉臣無任感
恩思報激切之至

熙寧元年翰林學士王安石上奏曰臣前蒙陛下問及
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蒙聖
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念聖問
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

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折夷狄内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横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節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為本末臣所

親見嘗試為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寛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盖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

夷遂無大變邉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横犯法其自重謹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横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竊盜者輒發凶年饑歳流者填道死者相

枕而寇攘者輙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奸慝隨輙上聞貪邪横猾雖間或見用未甞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寛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效

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獘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親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知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說以科名資歴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

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徭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擇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

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寛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𨓜廢將明之義而苟逃忌諱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

上謂安石曰朕久聞卿道術德義有忠言嘉謀悉告朕

方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為始上又問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上此奏明日上謂安石曰昨看卿所奏書至數遍言本朝事可謂粗盡計治道無以出此所條衆失卿必以一二經畫試為朕詳言施設之方對曰數之不可盡願陛下以講學為事講學既明則施設之方不言而自喻上曰雖然試為朕言之於是為上略陳施設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嘗聞他人所學固不及此可與朕一一為書條

奏否對曰臣已嘗論奏陛下以講學為事則諸如此類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擇術未明實未敢條奏上曰卿令所言已多朕恐有遺忘試錄今日所對以進安石唯而退訖不復奏後紛爭政事皆本此書故具錄焉

帝問安石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

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

右正言供諫職孫覺論所急者近効所勤者小數奏曰

臣近陳愚款願陛下時御便殿召大臣或從官各以類數人偕進侍坐以講求治道商定國是與太平之功臣竊計陛下日力且不足矣何則陛下御前殿復御後殿退則覽中外章奏而可否之往往至於暮夜大禹勤儉文王日昃不遑暇食亦何以過此臣愚竊以謂此所急者近効所勤者小數而於遠圖或有所遺大道或有所

蔽也上下因循其蔽之積乃至於此臣聞祖宗之時躬
於便殿臨試士伍短長之技角馬足之疾徐觀器械之
精苦事出於權宜且一時之制也今天下承平百年紀
綱法度有所未備顧但守祖宗一切之法而不知變則
何以異於膠柱鼓瑟刻舟求劒哉臣以為若軍頭引見
殿前司公事日至於便殿者可悉付之殿前司而責其
課中外章奏有不足以煩聖覽者可令執政一人從官
二人取奏目閲視凡可以付有司使之任責者不必悉

奏也蓋古者致治必皆品式章程全具周密事出於有司非人主所宜親者一切付之而已以歲月考其成而加誅賞焉令有司無式可守故雖至易有司所宜任者亦須聖旨而後行尊者反任其煩卑者反任其簡紀綱錯倒未有甚於此者也臣願陛下詔有司約取唐式著本朝式一編付之有司永永遵守有不如式者以法從事如此陛下日力有餘矣及其閑暇以與大臣從官講求治道按夫後先本末而行之則至治不難成衆務不

難舉矣
時韓絳薦王安國才行召試賜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
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
漢文帝為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
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宫定變
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
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内興於禮義幾至刑措則文帝加
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令

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令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默然不悅御史裏行錢顗上要務十事曰臣每讀書傳見忠義之臣事聖明之君誠無所不通言無所不從臣雖至愚未嘗不掩卷感激思得其位以竭臣子之節庶幾有所補報也而蒙陛下不以臣之疏賤使待罪言職臣夙夜念

慮無以答陛下恩遇之萬分唯有狂瞽敢言而已又況
陛下天臨萬幾焦勞庶政孜孜求治之心雖堯舜之稽
古禹湯之責己無以加也臣豈可以持祿苟安而不務
獻納哉臣謹采當今之要務參以祖宗之成訓條為十
事以冒宸聽幸陛下赦臣之愚而賜財擇焉一曰為君
大體臣聞體者履也自古王者有治世之常法綏民之
要術可履而行之履得其道則天下蒙其澤履失其道
則天下受其獘亦勢之然也故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朕

即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獨運威權不得專委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言語天下大寧我太宗亦嘗與呂蒙正言致治之要曰莫若撫夷夏和陰陽使百度修理一人端拱無為此皆前聖後聖得為君之體也臣願陛下法而行之則祖宗之事復見於今日矣二曰正心御下臣聞治國者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其己修己者先正其心傳曰正心以正朝廷修己以

安百姓豈虛言哉唐李珏嘗對太宗云貞觀中房杜王魏每進忠言只乞太宗不易初心自古以來靡不有初能克終厥德者實萬世無疆之休臣竊見國史言藝祖大內既成坐寢殿中令洞闢諸門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矣臣願陛下鑒此而審思之則言動好惡無不合於道也三曰審察邪正臣聞治道之要在知臣下之邪正而審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已也巧詐便給者謂之奇才可乎聚歛

彊濟者謂之稱職可乎沈静敦厚者不可謂之無能砥礪名節者不可謂之迂闊有一惑於此足以累於朝政也為國家者其審察君子小人不可不早也孔子曰遠佞人王弼云放善柔乃萬世之訓也我太宗嘗謂近臣曰唯姦邪無狀若為内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兹見聖人深思遠慮以杜未萌之意也臣願陛下視此以為戒則天下何憂不治也四曰選任大臣臣聞之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則知君人者雖有上聖

之姿自誠之性必由忠賢輔佐然後優游几席之上坐視天民之阜也古之言致治者莫尚乎禹湯禹得臯陶湯用伊尹而王業大也故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是之謂乎太宗嘗謂宰臣呂端曰廟堂之上固無虛授但能進賢退不肖便為稱職至哉斯言是輔弼之任繫天下之安危不可不選也故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然後各稱其職而庶政修舉臣願陛下力行而不倦則天下之幸也五曰聽斷不惑臣聞

聖王端處於法宫之中而小大之臣邪正紛紛羣言競進雖然聽之於耳則必斷之於心苟不悅於導諛則無憂於悔吝是知聽斷之際其可忽乎儻容片言之惑小則繫人心之休戚大則極天下之安危不可不謹也我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聽斷苟能盡誠人之情偽四方遠近無不通達臣願陛下體蹈而精思之不行小人浸潤之譖不聽近習容悅之言進忠賢而不疑斥邪佞而不用雖堯舜之聰明亦無以過於此也六曰謹出號令

古者命令之出議其經久可用然後宣布於天下吏奉行而不敢慢民聽受而不敢忽管子曰凡國之重器莫重乎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賈誼亦云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此皆古之激切之言也國家命令之下隨事變更其能取信於天下乎臣聞太祖一日朝罷御便殿俛首不言内侍王繼恩進曰陛下退朝不如常日不知其故帝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早來誤指揮一事史

官必書之此所以不樂也太祖初臨萬幾偶然一事之差憂形於色況發號出令其肯忽之哉臣願陛下思祖宗之所以謹於出令則天下未有不臻於極治也七曰公行賞罰臣聞賞罰者人主之操柄非至公之道不可以行之也蓋賞者所以旌天下之有功罰者所以懲天下之有罪賞當功則為善者無不勸罰當罪則為惡者無不沮夫善者有所勸而惡者有所沮故朝無幸位民無幸生由是觀之則賞不可以喜而及罰不可以怒而

用要在公行於上而必信於下故曰賞以侔春夏刑以象秋冬此之謂也如藝祖之黜王全斌罰之公也太宗之陞楊延照賞之公也臣願陛下廓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謹厥終惟其初不賞無功不罰非罪克紹祖宗之大業斯亦五帝三王之舉也八曰恭儉惜費竊以國家用度之廣其出百端內外供須日增一日甚可慮也臣聞仁廟慶歷中嘗令近臣裁減冗費時議為允以今較之國用空乏民力凋困又愈於慶歷未減時也臣願陛

下酌古今之宜思萬事之獘先自一人減損至於後宫服玩工巧奇技一切屏絶示天下以儉約故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曰損上益下其道行也宜乎罷不急土木之役去無益内外之費大臣遷職無名厚賜皆可寢削以寛民力庶幾可為水旱兵革之備臣聞故老說太祖創業垂統躬履儉德常服澣濯之衣乘輿服御之物皆尚質素此得前史所謂敦朴為天下先之義也臣願陛下遵先訓而行之則恭儉之德不獨專美於漢

之文景也九曰仁恕恤民臣聞仁者三王之治具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仁則濟衆有方恕則用刑不暴惟仁與恕有國家者所宜先之也書稱民非后罔戴后非民無以守邦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又曰仁民而愛物觀斯言則民其可不恤乎臣謂恤民之道無他在乎薄賦斂謹好惡而已故太祖嘗謂侍臣曰苦民奉已之事朕必不為之真宗亦曰非理害民朝廷所不可行茲見二帝仁恕勤恤之心至矣臣願陛下法此以御

四海則治古之道何患不及哉十曰鑒戒安危臣聞觀鑑可以見形觀古可以鑒今覆車在前後車必戒故曰不善者善人之師斯言得之矣臣竊觀自古有天下者必鑒於治亂安危之迹故創業之君勞而易治也守成之君逸而易亂也治則安亂則危此亦必然之理也何謂守成多逸而召於亂也臣請言其略方天下無事之時左右進言者必曰國既治矣民既富矣有前世常行之法令足以施設可高拱而無為矣有四海所入之財

賦足以宴樂可優游而自肆矣於是君志日盈君心日驕紀綱敗壞而不知興復吁可惜哉後之人君莫不以是而為戒者也故真宗謂王旦曰前代帝王好窮兵黷武懈於幾務惑聲色事奢侈此大過也朕固不為之先王所以恢治安之業致太平之道蓋由此也臣願陛下鑒於古視於今循其言襲其迹夜以思之旦以行之則祖宗之休德盡發揚於陛下之聖明也非臣之幸乃天下之幸

熈寧二年知明州陳襄被召除修起居注上殿劄子曰

臣聞為人君者在知至道其次務得賢其次務修法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治天下矣至道之要求之不遠在乎養心治性擇乎中庸而已天之所命之謂性性之未變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而有五善其端也若甚微而不可明及其至也塞乎天地矣感物而動之謂情情者天下之大欲也而有邪有正率善而行之謂正率不善而行之謂邪故正者天之道也邪者人之偽也茍

得其正則彼之所謂情者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無所處而不為中矣即易之乾曰利正者性情是也茍失之邪則吾之所謂善者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無所往而不為偽矣即孟軻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也堯舜得之天故曰性之也禹湯治之人故曰身之也正矣五霸失之偽故曰假之也邪矣是王霸之辨而君子之所以慎擇者也其始也在於博學以盡其心盡心以明其善明善以持其志持志以養其氣養氣以充其體誠至

於高明博厚而不息也然後能定明至於廣大精微而不惑也然後能應則七情者不能偽而五事者無所不至矣喜非吾喜也而未嘗不喜怒非吾怒也而未嘗不怒哀樂非吾哀樂也而未嘗無哀樂莫不與天下公共之也其為貌也必正禮而無所不莊其為言也必正辭而無所不治其為視也必正色而無所不辨其為聽也必正音而無所不諜其為思也必正道而無所不達故其應務也舉天下之變不得以困其心其任人也舉天

下之才不得以罔吾道其治民也舉天下之政不得以
盭吾仁其行法也舉天下之情不得以易吾義邇之則
虛一而靜遠之則通乎倫類而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道也百王之
所相傳而不易者也君得之傳之臣臣得之致之君大
者以為聖小者以為賢或並世而其身傳或異世而其
言示堯之於舜禹臯陶則以身傳之也彼則見而知之
於湯文王則以言示之也彼則聞而知之文王之於武

王周公太公則以身傳之也彼則見而知之於孔子孟軻則以言示之也彼則聞而知之伊尹之於太甲也甘盤之於高宗也周公之於成王也嘗致之矣而天下平孔子孟軻不得其君而致之也而天下亂行乎百世之上言乎百世之下而若合符節其用捨則殊其所以傳之者一也為人君者有其道則聰明不足以自任也可以取而取之有其位則權勢不足以自私也可以與而與之故其心公焉居天下之廣居攬天下之多務而不

敢獨為之也必求天下之賢者而任之相與共濟焉堯非不聖也方其洪水之時中國猶未乂堯思天下之賢者宜莫如舜舉而敷治焉舜思天下之賢者宜莫如禹又以命禹洎諸臣水土既平益火山澤禽獸之害人者去之稷教耕稼民得安居而食又懼夫無教而亂也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而臯陶以刑輔之而天下以寧故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孟軻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知其所以為大也得其

小以失其大烏足以為堯舜哉隋文帝每一臨朝或至日昃宿衛之士傳飧而食唐文宗議政延英每對宰臣率漏下十數刻此二主者非不用心勤勞然終無益於治者由親細務而闇大體不知其術然也臯陶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此可知矣夫法度者人情之防範也為國而不修先王之法度是猶輸之不以規矩正方圓而曠之不以六律治五音也古者先王建國一事一政無非法者將以定民之治而立民之極雖其

迹之不必因然其制作之意不可一日而忘也故其車服宫室皆有數度人徒械用皆有等宜貢賦必有節鄉田學射皆有法冠昏喪祭皆有禮姦聲姦色者舉廢亂名亂政者舉殺器服不中度者舉毀禽獸不中殺者舉禁是以國家優裕風俗淳一而物無疵癘矣周衰禮樂壞王道陵夷上無聖賢之君下無法度之臣天下蕩然無綱紀制度漢興有揚雄者可謂法度之臣矣而無可致之君唐太宗有為之主也而房杜之徒不足以言禮

樂此其所以不王也伏惟陛下享國以來孜孜庶政二帝三王之事必欲舉而行之臣居斯時不以堯舜之道陳於陛下之前則不恭之罪莫大焉昔者孟軻見滕文公言必稱堯舜文公中才之主也軻猶以此待之况陛下天資聖德聰明智勇之若此臣敢隱黙而不言哉方今天下之患者皆謂黎民未乂四方未恭政令未明財用不足以臣愚之不足為患所以過慮者在陛下中庸之未擇性理之未充賢才之未多法度之未立也伏望

陛下略機務之繁進誠明之學稽經信道頤養神明慎選縉紳有道之臣旁求巖穴篤行之士日與講求性命之理道德之源養而充之以至神固斯可以不言而化矣然後建學校隆師儒肯自京師達于州邑羣百辟之才以長育之隆三物之教以統一之則賢人衆多足以任使矣求一德以居論道之司擇庶尹以付任官之責間用儒臣以分按察之權均布循吏以膺守宰之寄自然百司羣吏莫不任職政令自白而黎元安矣詔奉常

以禮學之士修五禮於朝委大農以制置之司節百用於國則浮費自省而財用有餘矣陛下身先恭儉以訓於上小大之臣畏法遵繩以守於下民以是化政以是淳國富兵強可以制挺以撻戎狄之兵矣凡有司之事一切付之陛下但優游巖廊以神道設教此堯舜之舉也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惟陛下不以臣言為迂闊少賜留意則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裏行程灝上疏曰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

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盖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茍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

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宫室器
用之類茍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
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
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
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
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
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
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
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
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
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
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
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
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
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葢無紀極生齒日

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効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

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禄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横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二三千

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因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戚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

可柰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
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
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之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
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
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已童
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
物亦已耗極則將如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
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

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注措之

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灝又上疏曰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

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欲

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盖小人

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茍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

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反成禍患者乎願
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
幸甚

乾隆御覽之寶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十五